

趙子曰

老舍創作

版初版務商月四年八二九一
版初版光晨月一年八四九一
版再月一十年八四九一

權 作 著 有 書 本

角五元二圓金價本基冊每

趙子曰

第一

1

鐘鼓樓後面有好幾家公寓。其中的一家，字號是天台。天台公寓門外的兩扇三尺見長，九寸五見寬，賊亮賊亮的黃銅招牌，刻着：『專租學員，包辦伙食。』

從事實上看，天台公寓的生意並不發達。兩面招牌限額住：專租學員嗎？遇有空房子的時候，不論那界人士也和學生們同樣被歡迎。包辦伙食？客人們除非嫌自己身體太胖而想減食去肉的，誰也不甘心吃公寓的包飯；雖然飯費與房租是同時交櫃的。

天台公寓的生意也并不因為履行招牌上所說的而減少：唯其不純粹招待學生，學生纔來得近踴躍，唯其飯食不良，住客們纔能享受在別個公寓所享不到的利益。例如，拿兩件小事說：客人要又麻雀，公寓的老板就能請出一兩位似玉如花的大姑娘作陪。客人們要喝酒，端飯就能供給從京北用豬尿胞運來的，真正，原封，漏稅的『燒刀子』。

天台公寓住着有三十上下位客人，雖然只有二十間客房。因為有兩位客人住一間的，而沒有一位住兩間的。這二十間客房既不在一個院子裏，也不是分作三個院子，折衷的說，是截作兩個院子；往新穎一點說，是分爲內外兩部。兩部之中隔着一段粉板牆，上面彩畫一些人物鬼狐。有人說畫的是聊齋誌異上的故事。不幸，還沒遇見一位敢斷定到底畫的是聊齋上那一段。

內外兩部的結構大大的不相同：外部是整齊齊齊的三合房，北、南、西房各五間，內部是兩間北房，三間西房，（以上共二十間客房。）和三間半南房是：堆房、櫃房、廚房和廁所。

公寓老板常對有考古癖的客人們說：『在公寓開張以前，這本來是兩家的房子，中間隔着一堵碎磚砌的界牆。現在那段粉板牆便是界牆的舊址。』此外，他還常含着淚說：『拆那堵界牆時候，從牆基發現了一尊小銅菩薩。他把那尊菩薩賣了三塊洋錢。後來經別人一轉手賣給一個美國人。竟自賣了六百塊大洋。……』到如今那尊有考古癖的人們，想起來就替公寓老板傷心，可是很少有追問那尊小菩薩到底是那一朝代的。

因為有這樣的結構，所以客人們管外部叫『紫禁城』，內部叫『租界』。因其整齊嚴肅，一因其散落幽靜。蓋之事實，『紫禁城』和『租界』兩個名詞用得也頗俏皮恰當，外部的房屋齊整，（十五間中甚至有兩間下雨不漏水的！）租價略高，住客們自然帶一些貴族氣

象。內部呢，地勢幽僻，最好作爲打牌喝酒的地方，稱爲租界，信爲得體。就是那半間廁所，當客人們不願見朋友或債主子的時候，也可以權充外國醫院，爲，好像，政客們的託疾隱退之所。

2

關於天台公寓的人物的描寫實在是件難事。一來，住客們時來時去，除了幾位沒有以常搬家爲一種運動的習慣的，很少有一位就是一年半載的。二來，一位客人有一位的特別形體的構造，和天賦的特性；要是不偏不向的細說起來，應當給他們一一的寫起傳記來纔對。而且那一本傳記也不會沒有趣味，因爲那一個人的生命都有一種特別滋味的。裏院王大哥兒的愛唱斬黃袍，外院孫明遠的小爆竹似的咳嗽，王大個兒半夜三更的唱斬黃袍，以抵抗孫明遠的連珠聯璧的咳嗽，……就是這些小事也值得寫一本小說，再往小裏說，崔老板的長桿大煙袋，打雜的李順的那件短袖長襟寬領缺鈕的藍布大衫，也值得描寫一回。然而，取重去輕，我們還不能不簡單着寫：雖然我們明知道天台公寓的真象決不像我們所寫的這樣粗簡。當我們述說一個人或一件事的時候，我們耳邊應當掛着王大個兒的斬黃袍和孫明遠的咳嗽；眼前應當閃映着崔老板的大煙袋，和李順的那件在歷史上有相當價值的藍布大衫。這樣，我們或者可以領略一些天台公寓的複雜情況了。

老太太買柿子是檢大個兒的挑，歷史家寫歷史是選着紅鬍子藍靛臉的人物寫，就是小說家也常犯這路『勢力眼』的毛病；雖然小說家，比老太太和歷史家聰明一些，明知道大個兒的柿子未必不澀，紅鬍子藍靛臉的人們未必准是英雄。無論怎麼說吧，我們不能不由天台公寓全體的人物中挑出幾個來寫。

3

天台公寓的外部以第三號，五間北房當中的那一間，爲最大，公認爲天台公寓的『金鑾殿』。第三號的主人也儼然以內外部的盟主自居。

第三號的主人是天台公寓最老的住客，一部天台公寓史清清楚楚印在他的腦子裏，他的一舉一動都有所影響於公寓的大局。不但此也，第三號的主人是位最和藹謙恭的君子。不用說對朋友們虛恭有禮，就是對僕役們也輕於不說一個髒字；除了有時候茶泡的太淡，酒熱的過火，纔金聲玉振的讚美僕役們幾聲：『混蛋！』不但此也，第三號的主人是麻牌入門，二簣批評原理的著作者。公寓的客人們不單是親愛他，也很自傲的能和這樣一位學者同居。不但此也，第三號的主人在大學，名正大學，學過哲學，文學，化學，社會學，植物學，每科三個月。他不要文憑，不要學位，只是爲學問而求學。不但此也，第三號的主人對他父母是個孝子，雖然他有比一腦子還多的『非孝』新思想。每月他至少給他父母寫兩封信，除催促匯款之外，也照例寫

七『敬叩鈞安！』不但此也，……

第三號的主人的姓？居百家姓的首位，趙！他的名？立在論語第一章的頭上，子曰！

趙子曰先生的一切都和他姓名一致居於首位；他的鼻子，天字第一號，尖、高，並不難看的鷹鼻子。他的眼，祖傳獨門的狗眼。他的嘴，真正西天取經又寬又長的八呔嘴。鷹鼻、狗眼、豬嘴，加上一顆鮮紅多血，七竅玲瓏的人心，纔完成了一個萬物之靈的人，而人中之靈的趙子曰！

他不但得於天者如是之厚，凡加以人事者亦無所不盡其極：他的皮袍，從『霜降』穿過『五七國恥紀念日』，半尺來長的雪白麥穗，地道西口老羊皮。他的皮鞋，絕對新式，英國度，日本作的，冬冷夏熱，臭聞遠近的牛皮鞋。……

道德、學問、言語、和其他的一切，不跟別人比較，（也沒有比較的必要。）他永遠是第一。他不與文憑，學位；有時候可也說：

『咱若是要學位的時候，不要哲學博士，不要文學博士；咱要世界第一，無所不有的總博士。』

有兩件事他稍微有一點不滿意：住的房是第三號，和上學期考試結果的揭示把別人的姓名都念完，纔找到『趙子曰』三個墨飽神足的大字。有點兒不高興！然而，（然而，一大轉也。）客人們都管第三號叫『金鑾殿』，自然第一號之寓意其中矣。至於名列榜末呢，他照着

鏡子自己勉勵：『倒着念不是第一嗎！』於是那一點不高興一片雪花兒似的那一點，沒其立足之地了。

還有一件不愉快的事，這一件可不似前二者之容易銷滅：他的妻子，在十年前，（趙子曰十五歲結婚。）真是九天仙府首席的小腳美人。他在結婚後三個月中，受愛情的激動，就寫了一百首七言絕句讚揚她的一對小金蓮。現在趕巧了在隆福寺的舊書攤上，還可以花三個銅子買『本趙箸的小腳集』。可是，現在的人們不但不復以窄窄金蓮爲美，反異口同聲的詆爲醜惡。於是『聖之時者』的趙子曰當然不能不跟着人們改換了『美』的觀念。他越看東安市場照像館外懸着的西洋裸體美人畫片，他越傷心家中貯藏着的那個醜女。

他本是個海闊天空，心懷高朗的學者，所以他只誠實的賞識真的美，只勤懇的搜求人生的真意，而不信任何鬼氣瀰漫的宗教。不幸，自從發覺了他那『頭』，或者說那『匹』，妻子的短處以後，他懊悔的至於信了宗教以求一些精神上的安慰。他的信仰物，非佛，非孔，非馬克司，更非九尾仙狐，而是鐵面無私的五殿閻君。牌餘酒後，他覺得非有些靈魂上的修養不可，他真的秉着虔誠，匍匐在地的禱告起來：

『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將賤內召回，以便小子得與新式美人享受戀愛的甜美！閻君萬歲！啊們！』

祈禱之後，他心中輕快了许多，眼前光明了許多，好似他的靈魂在七寶蓮池中洗了一回

澡。他那個小腳冤家，在他半閉着的眼中，像一條黑線似的飛向地獄去了；然後金光萬道，七彩千條，無數的維新仙子從天上飄然而降。他的心回復了原位，周身的血脈流的順了故轍，覺得眼前還有一盞一百二十燭力的西門子電燈，光明！希望！他從無聊之中還要安慰自己，『來吧！再爽快爽快！』於是『金鑾殿』中兩瓶燒酒由趙子曰的兩片厚嘴唇熱辣辣直刺到他靈魂的深處！

可憐的趙子曰！

第二

1

第三號差不多是天台公寓的公衆會議廳：一來是趙子日的勢力所在，號召得住。二來是第三號是全公寓中最寬綽的房子。

第三號的聚談和野樹林一樣：遠看是綠叢叢的一片，近看卻松、槐、榆、柳各有特色；同樣，他們的談話遠聽是一羣醉鬼奏樂，亂吵；近聽卻各有獨立不倚的主張與論調：

『你說昨天那張「白板釣單」釣的多麼脆！地上見了一張——』

第一位沒有說完，第二位：

『店主東，黃驃馬的馬字，不該耍花腔兒呀！譚叫天活著的時候——』

第二位沒說完，第三位：

『敢情小翠和張墻人裂了鍋啦！本來嗎——』

第三位沒說完，第四位：

『你們想，我人文學系好，還是哲學系好？我的天性近——』

第四位沒說完，大家一齊喊：

『莫談學事！』

第三號的聚談如此進行，直到大家的注意集中於一點，第三號的主人開始收拾茶碗，墨盒，和旁的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。因為問題集中的時候，茶碗墨盒便要飛騰了。第三號的主人到不准是膽子小怕流血，卻是因為茶碗摔碎沒有人負責賠償。

第三號的聚談，憑良心說，也不是永遠如此，遇到國家，社會，學校發生重大事故的時候，人家也真能和衷共濟的討論救濟的方法。不幸，就是有時候打起來，第三號的主人也甘心為國家，社會而犧牲幾個茶碗。

2

夜深了，若不是鐘鼓樓的鐘聲咚咚的代表着寒酸貪睡的北京說夢話，北京城真要像一支大死牛那麼靜寂了。鬼似的小風捲着幾片還不很成熟的雪花，像幾個淘氣的小白蠟，在電燈下飛舞。雖然只是初冬的天氣，卻已經把站街的巡警凍得縮着脖子往避風閣裏跑了。

這種靜寂在天台公寓裏是覺不到的，因白天講堂上睡足了覺的結果，住客們不但夜間不困，而且顯着分外精神。王大個兒的斬黃袍已從頭至尾唱了三遍。孫明遠爲討王大個兒的歡心，聲明用他的咳嗽代替喝彩。裏院裏兩場麻雀打得正歡，輸急了的狠命的摔牌，贏家兒微笑

着用手在桌沿上替王大個兒拍板。外院南屋裏一位小鼻子小眼睛的哲學家，和一位大鼻子大眼睛的地理家正辯論地球到底是圓的還是方的。兩位辯論毫無結果，於是這個問題改到討論：到底人們應當長大鼻子大眼睛，還是小鼻子小眼睛。……

只有北屋裏的方老頭兒安穩的睡熟了，只有他能在這種環境下睡的着，因為他是個聾子。第三號裏八閻麻雀又完，開始會議關於罷課的事情，趙子曰坐在床上，臀下墊着兩個枕頭，床沿上坐着周少濂，武端。椅子上坐着兩位：莫大年和歐陽天風。

天台公寓住着有三十上下位客人，現在第三號的會議卻只有此五位：一來因為客人們并不全屬於一個人學；二來縱然同是一個大學的學友，因省界，黨系之不同，要是能開超過十個人以上的會議，也顯着於理不合。

周少濂是位很古老的青年，彎彎的腰像個小銀鉤蝦。瘦瘦的一張黃臉像個小乾橘子。兩支小眼永遠像含笑，鼻尖紅着又永遠像剛哭完。這樣似笑不笑，似哭非哭的，叫人看着不能起一定的情感。細嫩的聲音好似個七八歲的小姑娘，可是聲音的難聽又決不是小孩子所能辦到的。眉上的縐紋確似有四五十歲了，嘴唇上可又一點鬍子也沒有。總之，斷定他至少小有七歲，至大有五十，或者沒有什麼大錯兒。他學的是哲學，可是他的工夫全用在作新詩上。他自己說：他是以新詩來發表他的哲學。不幸，人們念完他的新詩，也不知為什麼就更糊塗了。他張口便是新詩，閉口便是哲學。沒有俏皮的詩句，該他說話的時候也不說。有漂亮的詩句，不該他說

話的時候也非說不可。現在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襖，罩着一件舊藍呢的西服上身。這樣不但帶出幾分『新』的味道，而且西服口袋多，可以多裝一些隨時寫下來的詩句的紙條兒，以免散落遺失了。

至於武、莫二位呢，他們全是學經濟學的。他們聽說西洋銀行老板，公司經理全是經濟專家。他們也聽說：銀行老板，與公司經理十個有九個是禿腦瓢，雙下巴頰兒，大肚子；肚子上橫着半丈來長的金鍊鍊。所以，他們二位也都是挺腰板，鼓肚皮，縮脖子，以顯項上多肉。至於二位不同之點雖然很多，可是最容易看出來的是：莫大年的臉，紅的像一盤縮小的朝陽，武端的臉是黃的似一輪秋月。莫大年的紅臉肉嘟嘟的像個小胖子。人們也叫他小胖子；武端的黃臉肉也不少，可是沒有人想起叫他小胖子。有些人實在想叫他『小腫子』，又覺得不好出口，雖然腫和胖是差不多的。莫大年是心廣體胖，心裏有什麼，嘴裏就說什麼。武端是心細體胖，心裏揣着好的，嘴裏卻說着壞的，因為壞的說着受聽。莫大年是肥棉袍，寬袖馬褂，好像綢緞莊的少掌櫃的。武端是青呢洋服，黃色法國式皮鞋，一舉一動都帶着洋味兒。

歐陽天風呢，他在大學預科還不滿七年呢，大概差兩個學期。他抱定學而不厭，溫故知新的態度，唯恐其冒昧升級而根基打的不堅固。他和趙子曰的每科學三個月的方法根本不同，可是爲學問而求學的態度是有同樣的可佩服的。他的面貌，服裝，比趙子曰的好看的不止十倍，可是他們兩個是影形不離的好朋友。趙子曰只有和歐陽這麼個俊俏的人相處，纔坦然不覺

自己的醜陋；歐陽天風只有和趙子曰這樣難看的人相處，纔安然不疑自己的嬌美。他們兩個好像廟門前立着的那對哼哈二將，唯其不同，適以相成。他們兩個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：趙的入學是由家裏整堆往外拿洋錢，在公寓中打麻雀西嚮花哪一五一十的輸洋錢。歐陽不但不用從口袋裏往外掏錢，卻是因又麻雀賺錢而去交學費。設若工讀互助會要贈給半工半讀的人們獎牌，那可以無疑的斷定，那塊金質獎牌是要給歐陽天風的。他們兩個的經濟政策根本不同，可是在麻雀場上使他們關係越發密切；趙子曰要是把錢輸給歐陽天風，除了他以為又麻雀是最高尙的遊戲以外，他覺得無形中作了一樁慈善事業。

3

第三號的會議開幕：

『李順！』主席，趙子曰，坐在床上像一座小過山嶺似的喊：『李順！』『李順！』沒有應聲！

『李順！』——主席的臉往下一沈，動了皮膚。
沒有應聲！

『叫李順幹什麼？』莫大年問。

『買瓜子，煙捲！沒有這兩樣，這個主席我不能作！』趙子曰挑着眉毛很鄭重的說。

『不早了，大概他睡了。』莫大年說着看了看胖手腕上的小金錶：『可不是，兩點十分了！』

『咱們睡着，打雜的就不能睡！』主席氣昂昂的說。

『也別怪李順，』莫大年傻傻忽忽的替李順解說：『八小時的工作，不是，不是通行的勞工限制嗎？』

『先別講理論！他該睡，我們不該吃瓜子！』主席理直氣壯的一語把莫胖子頂回去了！屋中靜默了一刻。

『不管理論』莫大年低着頭像對自己說：『人道要講吧！』

『好！』主席說：『老莫，聽你的，講人道，瓜子不吃啦！煙呢，難道也——』

『我有！來！吃一枝！』武端輕快的打開銀煙盒遞給趙子曰。主席的虎項微俯，拿了一枝煙。煙捲燃着，怒氣漸次隨着口中噴出的香霧騰空而散。

『我還是差涵養！』主席搖着頭很後悔的樣子說：『止不住發怒！你的話，老莫，永遠和七老人一樣的高明！好，現在該商議咱們的事了。我說，老李怎麼不來？』

『好！人家老李那能和咱們一塊會議！』武端慢慢的說：『你猜怎麼着？哼！老李決不贊成罷課，不來正好！』

『主席！』周少濂詩興已動，張着小鮎魚似的嘴，扯着不得人心的小尖嗓，首先發言：

『此次的罷課是必要的。看！看那灰色的教授們何等的冷酷！看！看那校長刀山似的命令，何等的嚴重！我們若不抵抗，直是失了我們心上自由之花，耳邊夜鷹之曲！反對！反對科舉式的考試！帝國主義的命令！』他深深的喘了一口氣接着說：『從文學上看來，這是我的意見！』他又喘了一口氣：『至於辦法，步驟，還不是我腦中的潮痕所能浸到的！雖然，啊，——反對！』

『老周的話透澈極了！』主席說。跟着看了看手中的煙捲：『妹妹的！越吃越不是味兒！』他一撇嘴，猛地把煙捲往地上一扔。

『老趙，你忘了那是老武的金色的煙絲，雪白的煙紙，上印洋字，中含『尼古丁』的煙捲兒吧！』周少濂秉着機會展一展詩才，決沒有意思挑撥是非。

『我該死！』主席想起來那是武端的煙，含着淚起誓道歉：『老武！你不怪我，一定！我要有心罵你的煙，妹妹的，我不是人！』

『哼！要不是老周，這頓罵我算挨安了呢！』武端臉上微微紅了一紅，把手插在褲袋裏，挺了挺腰板說：『你猜怎麼着？英雄造笑罵，笑罵造英雄，不罵怎會出英雄！罵你的，主席！』

『得了！瞧我啦！』莫大年笑着給他們分解：『商景咱們的事要緊，歐陽！該你說話了，別竟聽他們的！』

歐陽天風剛要發言，被主席給攔回去了。

『老武！你看着，從此我不再吃煙，煙中有「尼古丁」，毒素！』主席不但後悔錯罵了人，也真想起吸煙的害處來：『諸位！以後再看見我吃煙，踢着我走！』他看着武端不言語了，纔向歐陽天風說：『得！該聽你的了！』

『我不從文學上看，』歐陽天風滿臉堆笑，兩條眉向一處一縐一縐的像半惱的，英俊的，惱着還笑的古代希臘的神像：『我從事實上想。校長，教員，職員全怕打。他們要考，我們就打！』說罷他把皮袍的袖口捲起來，露出一對小白肉饅頭似的拳頭。粉臉上的惹心綠的筋脈柔媚的漲起來，像幾條水彩畫上的嫩綠荷梗。激烈的言詞從俏美的口中說出來，真像一朵正在怒放的鮮花，使看的人們傾倒，而不敢有一絲玩狎的意思。

『歐陽說的對極了！對極了！』主席瘋了似的拍着手，扯着脖子喊，比在戲園中捧坤伶還激烈一些。

『我們有許多理由，事實，反對校長。』武端發言：『憑他的出身，你們猜怎麼着，就不夠作校長的資格！他的父親，注意，他的父親是推小車賣布的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！』說到這里，他往四圍一看：心中得意極了，好似探險家在荒海之中發現了一座金島那樣歡喜。『你們猜怎麼着，本着平等，共和的精神，我們也不能叫賣布的兒子作校長！』

『老武的話對極了！』主席說，說完打了兩個深長而款式的哈欠。大家被主席引動的也啊、哈的打起哈欠來。